

高 · 纓 · 小 · 说 · 选

高 纓 著

B
A
N
N
A
Z
H
I
L
I
A
N

版纳之恋

重庆出版社

1247.7
1295

高 纓 著

版 纳 之 恋

高
·
纓
·
小
说
·
选

重庆出版社



重庆出版集团 第四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版纳之恋 / 高缨著.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2

ISBN7-5366-5699-8

I. 版… II. 高…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89674号

版纳之恋——高缨小说选

高缨 著

责任编辑 李书敏

封面设计 王 多

技术设计 刘忠凤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市九龙坡区商业装璜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8.75

字数 432 千 插页 2

2002年3月第1版

2002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5366-5699-8/I · 1083

定价: 28.00 元

卷 头 语

我以艺术语言塑造了各种各样的人物，以人物命运网络了各种各样的故事；每个故事又赋予它多姿多彩的社会和自然背景。悲欢离合，阴晴圆缺。或微笑，或饮泣，或爱或恨，或恩或仇……然而这一切，不过是我燃烧得发痛的心。

巴金说：“把心交给读者。”我信奉老人的话，我把这颗心呈献在尊敬的读者面前。

不图回报，只求知音。

作者 2001 年仲秋

目 录

第一辑 爱情四重奏

敖立玛.....	3
版纳之恋.....	46
海贝.....	89
薛玛姑娘.....	141

第二辑 人生悲喜剧

花痴.....	219
朝辞白帝彩云间.....	235
悔.....	258
外孙女.....	281
飘去了的白纸条儿.....	294
伞.....	306
驯兽.....	315
淡紫色窗帘.....	337
老人和鸟.....	344

高缨小说选

孔雀之舞.....	351
香烟盒里的秘闻.....	374
客从远方来.....	388
音乐二篇.....	402
穷人二篇.....	416
罪人二篇.....	431
饥谨二篇.....	447

麦里四卦受 群一策

第三辑 童年人物素描

母亲.....	463
陶气哥.....	470
六娘.....	476
邻居.....	483
杨师傅.....	491
前夜.....	499
做梦.....	507
旷野.....	512
卖布谣.....	520

第四辑 达吉和她的父亲（及其他）

大河涨水.....	529
小米.....	541
达吉和她的父亲.....	557

附:

关于小说《达吉和她的父亲》的评论的部分摘录

陈笑雨.....5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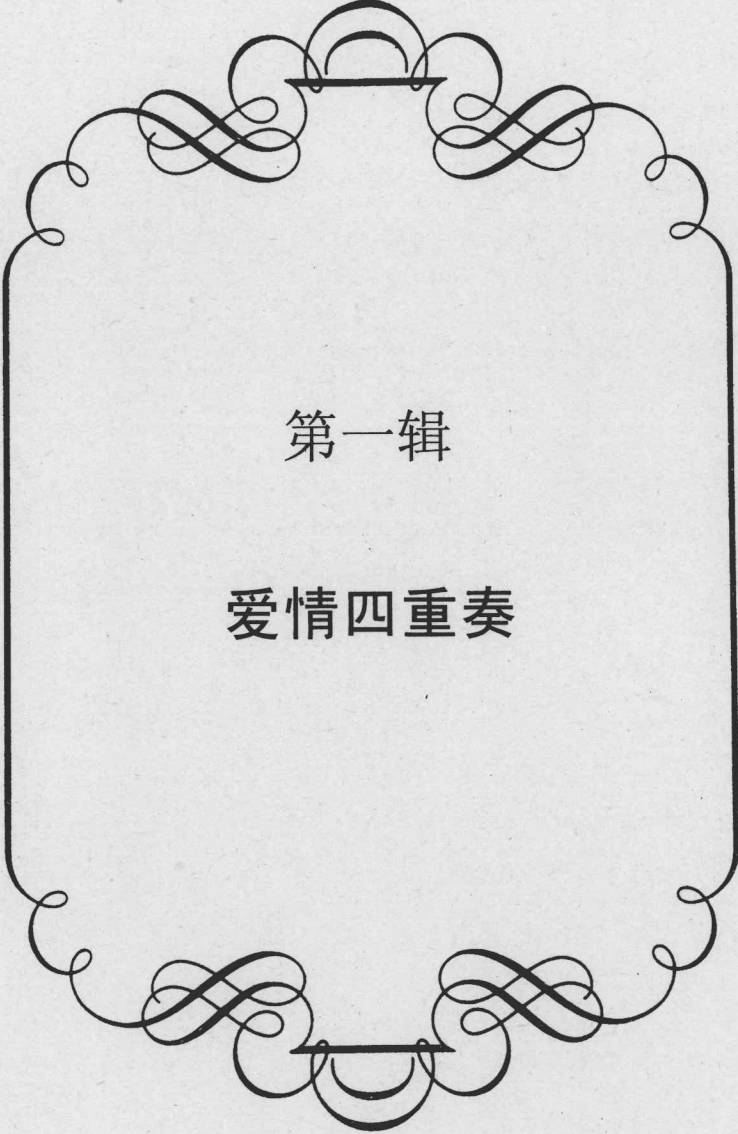
冯牧.....582

李希凡.....583

黄宗英.....584

《当年纷纭说达吉》陈朝红.....586

后 记 591



第一辑

爱情四重奏



第一冊

受勸四重奏

敖立玛

看天边云彩，地上繁花
都是那些不该遗忘的圣洁灵魂

——作者笔记

雪落在地上，会化成水。

那一场察哈尔高原上的大雪，在我的心上没有融化。

五十年前，蒙古族姑娘敖立玛与我风雪同行，结下了又苦又甜又短又长的情缘。我一直没对人谈过这段往事；我怕一说出口，这段深情就会随雪而化去。

而今我已满头白发，又患难治的重病。我该把这个故事实实在在地写下来了。我不愿圣洁的敖立玛和我的生命一道消失。她应当永生。

我的家乡张家口，是个古城。书上说，它是华北重镇、塞上咽喉。老百姓说，它是东高峰西高峰中间的豁子。长城从山海关往西来，在这儿的大镜门歇个脚，又往绥远西去。一条车马大道贯通南北，是汉、蒙通商的要津，骆驼队、勒勒车来

往不绝：往蒙古地运去绸缎、布匹、砖茶、酒和纸张；从坝上草原运回毛皮、盐碱、口蘑、鹿茸……北货南货在这儿集散，满城是商号、货栈铺、饭馆，还有镖局和窑子。大镜门外的铺子里，老羊皮狐皮灰鼠皮堆成山；城里街巷，满鼻子都是羊肉汤、蒸饅饅的香味。

我爹在西河沿开了个小杂货铺，养活我娘、我和妹妹，供我上完小学。后来他得了虎烈拉病，死了，家也败了。慢慢地我家连莜面饼子也吃不上了，我娘的眼圈儿都急黑了。好在我有个大舅，是勒勒车“一顶篷子”^①的头儿，就收下我跟他赶车跑口外。一年又一年，我从张家口到王爷庙，又经过正蓝旗回张家口，赶车运货，往返千里，昼卧夜行，风餐露宿。听惯了牛铃叮当，看遍了草原大漠……

1945年8月23日，八路军乘胜东进，撵跑了小日本，解放张家口。老百姓翻了身，敲锣打鼓踩高跷，组织起来捉汉奸。我相好的哥儿们个个铆足了劲，有参军的，入自卫队的，当上工会干部的。我呢，不为人先也不落后，照样赶勒勒车跑运输。人家笑我，天生没出息，白长个七尺汉子。我说：“我得挣钱养活老娘妹子，忠孝难两全，我就占个孝字吧！”

过了一年多太平日子，忽然又是战云密布。1946年10月间，国民党李文兵团和傅作义五个整师，从东西两面来攻张家口。敌机轰炸，民众伤亡。八路军调动频繁，奋勇作战，市民们举行了反对内战，保卫张垣的大游行。

我那时心想，谁家的兵来了我都是赶车的，能不让人吃饭吗？直到八路军主动撤离张家口的前一天，我还从太仆寺旗拉一车货物进大镜门呢，真是个楞头葱！

^① 几十辆或上百辆牛车队，称为“一顶篷子”

就在这天傍晚，好像命运有意编排，让我碰上了蒙古姑娘敖立玛！

这一车羔子皮和骆驼绒，是聚德号掌柜的雇我从口外抢运回来的。一进大镜门，我就傻眼了。只见大街小巷关门闭户，除了几个扛枪的自卫队员匆匆走动，已经断了行人。往南走，有个什么机关敞着大门，干部已撤了，十来个老百姓在拾捡剩下的家什。靠近武城街，被炸塌的银行大楼冒着黑烟，有人在泼水救火……

我狠狠在黄牛背上抽了几鞭子，赶快跑进聚德号货栈大门，向掌柜的交了货，随后卸了车，把牛归了栏，喂了草料，便到柜上去领脚钱。账房先生说：“你他妈傻小子还不快回家！八路军转移了，白脖子快来了^①，小心枪子儿钻进你脑袋瓜子！”

张家口已成个空城了，我沿着清水河往家里跑，心想我娘正伸长脖子眼巴巴盼我回家呢！跑着跑着，忽听小巷磨角处，传来一个娘儿们的喊叫声：

“把车还我！你这无赖，凭什么把公家的车拉跑！”又听得一个男人粗声大气地吼：“你松手！松手！要不我这鞭子可不认人！”娘儿们又骂：“你还算个干部吗？简直就是个叛徒！等部队回来崩了你！”男人冷笑：“什么叛徒不叛徒？在这火烧眉毛的时候，你只有跟我一块儿才保得住小命儿！”

我拐进小巷，只见一个穿灰制服的汉子，在同一个穿蒙古袍子的姑娘争夺一辆勒勒车；车上装着些行李、口袋，坐着三个哇哇哭叫的小孩儿。那汉子掇着牛鼻绳子往前拉，那姑娘抓

① 当地老百姓蔑称国民党军队为“白脖子”。

住车帮子向后拖。两人怒气冲冲，谁也不让半分。我这人一向爱管闲事，不由得站到两人之间，双手一分，大声问这是咋回事。

泪花花的姑娘对我说，他俩是“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①幼儿园的，她是保育员，他是管理员。这两天已经把园里的蒙古孩子就地疏散了。今儿一早，联合会机关领导人就通知他们。带上牛车，行李和三个剩下的孤儿，到机关紧急集中待命。可是这管理员想拉上车开小差，故意在城里瞎转悠，现在又往城南拉，把集中的时间全耽误了。

“谁说我要开小差？”那汉子说，“我是说风声太紧，不能去集中了，找个亲戚家躲躲……”

“要躲你就滚吧，我可要带上娃娃们去找领导！”姑娘仍然大声叫嚷。

我明白这是咋回事了。这汉子丢他祖宗八辈的人，骨节眼上想开小差，真是男不如女，不是好货！我质问他，这牛车是你的还是公家的？他嗫嗫嚅嚅说不出话。我又问问孩子。他们齐声说：“公家的公家的！”我就伸手推了那汉子一巴掌：“你他妈真是疤痕眼儿照镜子——自找难看！要当孬种自个儿爬着走，干吗欺负一个小妮子！”这家伙看我身高臂圆，横眉楞眼，也不敢跟我较量，扭头灰溜溜地走开了。

姑娘对我微微躬腰，说谢谢大哥了。我这才仔细看她一眼。人家姑娘不惊不诧，我却自个儿红了脸。我赶车走遍蒙古地，还没见过这样俊俏的姐儿。她不像一般蒙古姑娘那般健壮，身子显得娇小纤弱，但鸭蛋脸儿白里透红，像草原上初起的朝霞。她乌发似墨，头缠紫色头巾，在耳边挽了个疙瘩结，

① 内蒙古政府的前身，是党中央指派乌兰夫直接领导的革命组织。

垂下头巾穗儿。她有一副柳叶眉，眼明如弯月，眼角儿微微向上，有些儿男子气。她穿的绿色布袍，腰带和短靴都是平常牧民装束，但抬抬手，动动步，加上一口流利的汉语，却有富家女儿的风姿。我说你甭谢我，俺虽是赶车的，也受过八路军一年多的教育，知道咱汉蒙一家，也知道有个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她说：“我得赶到联合会机关去，可我不会赶车，大哥就送我几步吧！”

瞧她这恳切的模样，听她这着急的声调，我能不帮上一把吗？我叫她快上车，自己坐上辕盘子，挥起鞭子，一拉鼻绳：“好乞！好乞！”吆喊几声，牛车向城北走去……姑娘催我：大哥再快点行吗？我说急性子坐不得勒勒车哪！说着天色就暗了下来，大街小巷灰蒙蒙，房檐子电线杆子影儿都迷糊了。几只野狗跟着牛车乱叫，怪瘆人的。

“联合会”就设在明德北街的老德王府。德王当了蒙奸，这宫廷式的三重大院就叫人民政府给没收了。这时红漆大门洞开着，里面黑灯瞎火，悄无声息。一进院，只见遍地是零乱的家具、旧被子烂毡子和笔头纸灰……姑娘一下蹲在地上，双手捂住脸哭了，泪水顺着指头流到袖口：“他们都走了，我该咋办呀……”小孩儿一旁叫：“巴克西，巴克西^①，你别哭……”我也傻了，不知用什么话来安慰姑娘和孩子。我平日不会温言细语，只粗声大气地说：“哭有什么用？眼泪不能当茶喝，还是快打听一下机关的人马往哪儿撤了！”恰好有个街坊上的大娘走进门，拉着姑娘的手说：“你们是幼儿园的吧，联合会警卫连博彦连长丢下话，说满城里找你们不见人影，只好按时撤走了，叫我告诉你们，快出大镜门，往安固里淖方向去撵队

^① 蒙语：老师。

伍……”看来大娘把我也当成幼儿园的干部了。我像打上架的鸭子，上下为难了。我的心晃里晃荡——老娘在家盼我哩，我得赶快把两块脚钱带给她买口粮，还得用胳膊护着我那十六岁的妹妹……可要是硬着心肠扔下蒙古姑娘和孩子，也太不像个汉子。姑娘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便拉住我的袖口说：“大哥，你看在三个小孩子份上，再送我一程吧！我求求你……”我说：“我娘会急死的。”姑娘却说：“你总有个娘哪，三个孩子又没娘又没爹，撵不上机关会饿死的……”

“那么走吧！”我傻乎乎说，“可话得说在前头，到了安固里淖，我就非回来不可了！到那儿可别再求我什么！”

“行呵大哥，撵上了队伍，大伙不知怎么千谢万谢呢！”

“要谁谢哩！算我倒了霉吧！”我气乎乎地说，“你站着干什么！还不顺手捡几块毡片子带上，夜里赶车冷的慌，不挡挡北风，把牙都给你冻掉！”

我赶上牛车夜过大镜门。

往常的大镜门，灯市繁盛，车马喧腾。街巷里行人如流，铺子里吃饭饮酒的，赌钱的唱曲儿的，直闹到三更天。今晚的城楼，只留下个孤零零的黑影子，像一头困了的狮子。这道长城的关口很险要，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而今城门大开，无一兵一卒防守。八路军明摆着是主动放弃了城池，要不然就是天兵天将也进不来的。这城门，我自小到大经过千百遍，地下的石板都叫车轱辘压出印子了。往常行车，“一顶篷子”几十辆车首尾相接，吱吱哑哑，叮叮咚咚，吆吆嗬嗬，噼里啪啦，真是赵子龙出阵——大摆威风。像今晚这样单个儿赶车上路，

我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遭。

这头大黑牛是好样儿的。使唤牛的人一看便知，它五短一长——脖子短，四条腿短，身子长个儿长；个儿大，角儿弯，灵毛细尾。但是它显然没拉过长途，没走过草原，不识路儿，也不知水源，这就让我费了大劲，非得掇住缰绳抽着鞭子赶它才行。好在车架儿还是半新的，轱辘上的铁皮也结实，一顶柳条编的车篷笆片子，能遮风。

往日赶车，我爱唱小曲儿，今晚这光景哪有兴头唱？一想起家里的娘和妹子，心里就凄惶……

“大哥，你怎么不说句话儿？”姑娘在车篷里问。

“有啥说的。我连咋称呼你都不知道。”

“我叫敖立玛，孩儿们叫我敖巴克西，”她轻轻一笑问，“那么你呢？你叫什么？哪儿人？家里有几口？……”她一连串问了这么多，我就一口气回答——我叫李天佐，小名楞子，哥儿们也都叫我楞子。是张家口元山子土生土长的……敖立玛忽然哈哈笑了：“楞子这名字怪好听的，嘿，我就叫你楞子哥吧！”我被她笑得低了头，八成也红了脸。我长到二十一岁了，从来不跟年轻女子随便说话，一说就脸红。只有我那爱说爱笑的妹子，才跟我打打闹闹无顾忌。

我闷着头赶车：哦，好乞！好乞！达达达！……

天空乌蓝乌蓝的，闪着大大小小的星星，银河像一条白纱带子那么清晰。沿着车马大道向山坡上爬，大黑牛喘着粗气，车轱辘吱扭扭叫得好响。路边村子的农户都紧闭着门，偶尔有人从门洞伸个头出来，又赶快缩了回去。

三个孩子在车篷里抱成团儿睡着了，小鼻孔发出甜甜的鼾声。敖立玛一盘腿坐在我身旁，总找个话茬儿跟我絮叨。我心想，你这蒙古妮子真滑头，找我说话不外是套个热乎，好让我

为你卖力气！她问我：“赶这勒勒车走口外，为啥夜里行车白天停？”我说：“白天日头大，晒死牛，牛走不动，人也易乏。”她问我：“一天能走多少路？”我说：“一天多则六七十里，少则三四十里。”她又问：“路上有人户怎么办，无人户怎么办？”我说：“赶车人苦呵，有店睡大炕，无店钻到牛车下面挨冻。”她还要问：“赶车走口外，一趟能挣多少钱？”我说这要看掌柜的大方不大方，高兴不高兴。多的给七八块大洋，少的就三五块，反正撑不着饿不死……敖立玛脆声笑了：“楞子哥，等撵上机关队伍，领导上一定给你好些好些钱！”一听这话，我火了。我把牛缰绳一拉，停了车，粗声大气说：“谁希罕你们的钱！难道我丢下娘，冒着险给你赶车，是为几个铜板！我是看在八路军的份上才帮你的！好了，你自个儿赶车走吧！我可得回家孝敬老娘了！”说着我就往车下跳，敖立玛一把拽住我的衣袖，轻声柔气说：“哎呀我说错了话。我门缝里瞧人把你看扁了，你这么个好心人怎会计较几个小钱？楞子哥我向你赔个不是吧！你能忍心让我和孩子叫坏人杀了，叫狼吃了狗咬了？……”她这一串在理在情的话，说软了我的心。可是我还是赌着气转不过弯儿，拧着脖子不吭声。敖立玛忽然推推我的膀子，哽哽咽咽地说：“我得罪了你不管我就算了，可这三个蒙古孩儿，都是烈士的子女呀！”这一句话，像榔头敲到我的脑门上，全身一震，耳朵轰轰响，哎呀！我要是丢下烈士的骨肉，可就伤天害理缺大德呵！

我舒过气，重新拿起鞭子，赶车行路。

敖立玛知道我被她的话感动了，就借势给我讲起孩子的事儿。

“你看那个黑黑胖胖的小子名叫瑞丰，他爹爹参加抗日游击队，作战时牺牲了，他娘叫汉奸给抓去糟蹋，自个儿抹脖子